

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的文化母题

屠茂芹 著

齊魯書社

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的文化母题

屠茂芹 著

齊魯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的文化母题/屠茂芹著. —济南:
齐鲁书社, 2014. 9

ISBN 978 - 7 - 5333 - 3237 - 2

I. ①十… II. ①屠… III. ①俄罗斯文学—文学研究—
19 世纪 IV. ①I512.0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08662 号

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的文化母题

屠茂芹 著

主管单位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

社 址 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

邮 编 250002

网 址 www.qlss.com.cn

电子邮箱 qilupress@126.com

营销中心 (0531)82098521 82098519

印 刷 日照日报印务中心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8.75

插 页 2

字 数 200 千

版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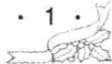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333 - 3237 - 2

定 价 32.00 元

目 录

第一编 情 结 篇

19 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圣母情结”	(3)
一、19 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小人物”传统	(4)
二、“圣母情结”的宗教文化渊源	(7)
三、“圣母情结”的现实救赎	(12)
四、“圣母情结”——俄国宗教信仰的新时代	(15)
19 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草根崇拜”	(20)
一、“草根崇拜”在俄罗斯文学中的表现	(21)
二、“草根崇拜”与“民粹主义”思想相辅相成	(24)
三、“民主自由”与“终极价值观”的矛盾对立	(26)
四、“草根崇拜”必然导致“专制崇拜”	(28)
19 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罪感情怀与忏悔意识	(31)
一、罪感与忏悔在 19 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呈现	(31)
二、罪感意识的现实呈现	(34)
三、罪感与忏悔的宗教渊源	(37)



四、罪感与忏悔的民族历史渊源	(39)
----------------------	------

约伯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仰原型	(42)
-----------------------	------

一、《约伯记》的基本主题	(42)
--------------------	------

二、约伯形象特质之一——苦难中的信仰坚守	(43)
----------------------------	------

三、磨练与孤立——上帝荣耀的代价	(46)
------------------------	------

四、质疑反叛中的信仰	(48)
------------------	------

五、神意高不可问	(49)
----------------	------

第二编 情感与心灵模式



“启示录主义”与“虚无主义”

——俄罗斯心灵系列之一	(53)
-------------------	------

一、“启示录主义”的由来	(53)
--------------------	------

二、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启示录”精神	(54)
----------------------------	------

三、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虚无主义”	(58)
---------------------------	------

沉溺与超越

——俄罗斯心灵系列之二	(62)
-------------------	------

一、沉溺与灵魂直观	(62)
-----------------	------

二、沉溺与超越	(66)
---------------	------

形式与界限

——俄罗斯心灵系列之三	(70)
-------------------	------

一、界限	(70)
------------	------

二、形式	(73)
------------	------

爱情的表达与追求

- 从塔吉亚娜到安娜····· (84)
- 一、贵族妇女爱的觉醒····· (85)
- 二、敢于担当,为爱献身····· (87)
- 三、爱的追求····· (91)

高傲的受难者与坚忍的牺牲者

-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女性形象····· (94)
- 一、高傲的受难者····· (94)
- 二、坚忍的牺牲者····· (100)
- 三、骄傲与罪同质,谦卑意味着救赎····· (104)

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的潜意识、集体

- 无意识与社会性格····· (107)
- 一、心理写实主义与潜意识····· (107)
- 二、心中的“魔鬼”——潜意识与两重人格····· (110)
- 三、个性自我之罪孽深重——俄罗斯民族的
集体无意识····· (112)

19 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理性”与

- “反理性”····· (117)
- 一、欧洲的“理性”源头····· (117)
- 二、“理性”——平民知识分子的武器····· (120)
- 三、“理性”——人性免于堕入兽性之途径····· (124)
- 四、“理性”——人走向人神的跳板····· (125)



心灵辩证法与灵魂辩证法	(129)
一、19 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心灵辩证法	(129)
二、19 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灵魂辩证法	(135)
三、灵魂辩证法之罪感文化特质	(144)
四、人的意识就是一条流动的河	(145)

第三编 综合篇

人民性

——19 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鞭刑	(151)
一、“人民性”——大地一样温暖坚强的力量	(151)
二、“人民性”——19 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鞭刑	(158)
三、“人民性”——俄国的未来	(161)

平民颂歌

一、悲悯眼光下的平民悲剧《驿站长》、 《外套》	(165)
二、歌颂声中的平民作品《穷人》	(166)
三、引领贵族道德净化的底层平民	(168)
四、近乎神化的平民——俄国的三大 基石之一	(171)

19 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先知”与“恶魔”

一、19 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先知”意识	(174)
二、叛逆与毁灭——19 世纪俄罗斯文学 中的“撒旦”	(180)

三、“先知”与“恶魔”的结合——俄罗斯文化的	
双重构成性	(185)
四、俄罗斯文化的“雄鹰”和“云雀”	(188)
富贵浪子	
——19 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	(191)
一、集体忧郁	(191)
二、变革与妥协	(193)
三、从“多余人”到“废人”	(196)
四、“多余人”是俄欧文化交融的产儿	(199)
托尔斯泰出走背后的文化冲突	(201)
一、离家出走	(201)
二、深层恐惧、价值观与幸福观	(204)
三、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关系	(207)
四、知识分子做不了救世主	(207)
托尔斯泰的道德智慧观	(210)
一、爱是人生最高的意义	(210)
二、真正的智慧是顺势而为	(211)
三、更具东方特色的智慧观	(213)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托尔斯泰	(216)
一、俄罗斯文化的“酒神”与“日神”	(217)
二、信仰的维度	(220)
三、人性的悲观与乐观	(223)



四、相对与绝对	(225)
俄罗斯民族信仰特点与托尔斯泰的宗教观	(230)
一、忏悔之路上的自我完善	(231)
二、清贫主义与流浪情怀	(234)
三、无政府主义与禁欲主义	(237)
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的基督教精神	(242)
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仰之路	(242)
二、虔诚与背叛:俄罗斯民族信仰的两副面孔	(244)
三、基督教精神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 创作的意义	(250)
万物都有内在的相关性	
——陀思妥耶夫斯基人物关系学	(254)
一、物我合一的认识论与万物具有内在的相关性	
——独特的认识论与生存法则	(254)
二、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的几类人物	(256)
三、地球是圆的——人类处于同一个 动力系统	(260)
四、善与恶的相关性	(262)
五、万物相关与“复调小说”	(265)
主要参考书目	(267)
后 记	(269)

第一编
情
结
篇



19 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圣母情结”

“情结”是一个心理学概念,最早来自荣格的心理学说。荣格认为情结是有关观念、情感、意象的综合体。他还将情结形容为“无意识之中的一个结”,“是人内心深处一股心理冲动”。^①

其实,所谓情结,是个人潜意识中一组组心理内容的聚集。它有自己的驱力,并可以强有力地控制与支配一个人的思想与行为。一些精神症状根植于情结之中,情结类似于“瘾”或“执着地追求”。

而民族的某种情结,则是民族集体潜意识的一种冲动,一种非理性的、却是定向的心理“纠结”。

19 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圣母情结”是 19 世纪俄罗斯文学集体无意识的表现。它是一种从悲悯情怀发展到女性崇拜进而上升到圣母情结的心理现象在文学中的表现。在整个 19 世纪,它从隐性发展到显性,从无意识发展到自觉,从一种情怀发展到近似宗教信仰。

^① [瑞士]荣格著,刘国彬、杨德友译:《荣格自传》,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5 年版,第 2 页。





一、19 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小人物”传统

在 19 世纪初期普希金的创作中,圣母情结仅表现为一种感性的人道主义。

《驿站长》开启了 19 世纪俄罗斯文学写“小人物”的传统。小说描写了一个凄凉的故事。萨姆松·维林虽然是一个“站长”,却是俄国官僚阶层最末级的十四品。这个官职仅让他能免于遭遇过往客人的拳打脚踢,但有时连这个也不能幸免。这是一个十分辛苦、寂寞的职业,是实实在在的“苦役”。旅客把一路枯燥乏味的旅行所憋出来的满腔闷气一股脑都发泄到了驿站长身上。天气坏,行路难,车夫犟,马匹懒——全都怪他!萨姆松·维林唯一的安慰是他美丽可爱的女儿。但是这唯一的安慰还被过路的骠骑军官粉碎了——骠骑军官拐走了他的女儿。维林跑到京城找寻女儿,被骠骑军官提着衣领撵了出来。伤心的维林很快抑郁而死。他最后的归宿是一块荒草萋萋的墓地。

这样的小人物的悲剧在农奴制时代的俄国经常发生。《驿站长》的独特魅力并不单单在维林的悲剧命运,更在于叙述者(作者)悲天悯人的态度与小人物没有距离的质朴与亲切感。普希金之后,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了《外套》、《穷人》等作品,继续发扬知识分子站在弱势阶层说话的传统。《外套》谴责了凌辱底层小公务员的专制官僚制度;《穷人》则挖掘了下层人民在苦难中相互帮助、相互



扶持的高贵品质和他们对尊严的渴望。

《驿站长》、《外套》、《穷人》奠定了19世纪俄罗斯文学悲情的一面,呈现出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它关心体贴小人物的苦难,对穷人缺乏尊严的生存处境感同身受,对凌辱底层人民的权势者充满义愤。

一般论者容易把这种悲悯情怀等同于西方文学的人道主义。其实,仔细体味,会发现两者有很大的不同。西方的人道主义文学也关注、同情下层人民,但这种关注、同情是居高临下的、理性的。如维克多·雨果在《悲惨世界》、《九三年》等作品中虽然同情芳汀、朗德纳克、郭文等人的命运,但并不完全认同他们的思想价值观念,笔触也是客观冷静的。这就使作者与被同情的人物之间有了距离。这种有距离的同情带有施舍的味道。

而无论是普希金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用感受、感情把自己与笔下的小人物联系起来。很多时候,作者与他笔下的小人物是合一的。在作者与人物之间,形成“同感”效应。与欧洲的理性人道主义相比,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这种人道主义是感性的、属于心灵的,姿态上是对等的。笔者认为,如果说欧洲的人道主义是父性的,那么俄罗斯的人道主义就是母性的,她和弱者之间有着血肉相连的关系。

普希金的另一部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女主人公塔吉亚娜,就是这种母性人道主义的艺术象征。

塔吉亚娜是一个乡村贵族少女,爱上了京城来的贵族





青年奥涅金,她勇敢地向他表白,却被拒绝了。奥涅金离开后,塔吉亚娜为了安慰母亲,嫁给了彼得堡的一位老将军。三年后,浪游归来的奥涅金狂热地爱上了上流社会端庄的贵妇塔吉亚娜。而仍然爱着奥涅金的塔吉亚娜再一次向奥涅金表白了自己的感情:她还爱着他,但她必须忠实于自己的丈夫。

塔吉亚娜被认为是19世纪前期俄国优秀贵族妇女的典型,一个体现了俄罗斯文学民族性的典型形象。这一形象的特质就是爱、牺牲、同情、包容。对于塔吉亚娜来说,爱就是全部生活,而牺牲就是爱。除了爱与牺牲,塔吉亚娜更有着悲悯的心怀和无限的包容心。她爱自己的乳母,爱朴素的乡村风光,爱幽静的乡间小道,爱奥涅金勇于追求而又十分孤独的灵魂。在塔吉亚娜这里,更可贵的是她的包容与同情,她同情自己愚陋而善良的父母及乡邻,她包容彼得堡上流社会的扰攘,包容奥涅金对她的反复无常,包容自己没有爱情的婚姻。爱与包容,构成了塔吉亚娜灵魂的两个支柱。所以,有论者认为塔吉亚娜就是一个圣母玛利亚式的女性。

这一倾向在19世纪俄国另一位著名作家屠格涅夫的创作中表现为女性崇拜。屠格涅夫笔下的女性,无论是《罗亭》中的娜塔莉亚、《贵族之家》中的丽莎、《前夜》中的叶莲娜,还是散文诗《门槛》中的那位俄国姑娘,个个都勇敢、坚强,随时准备为爱情、理想献身。而反观她们身边的男人们,或优柔寡断,或退缩怯懦,在理想与爱情面前徘徊

迟疑,缺乏勇往直前的勇气。

从《驿站长》中关注底层人民的悲悯目光,到《叶甫盖尼·奥涅金》中塔吉亚娜身上的圣母意味,以及屠格涅夫创作中的女性崇拜,在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中,存在着明显的圣母情怀。而经过一系列作家和哲学家的发挥、阐释,遂升华为一种圣母情结。

二、“圣母情结”的宗教文化渊源

文学艺术是民族意识的形象表现。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圣母情结是俄罗斯民族意识的表现,其源头则来自俄国的宗教文化。

圣母情结在宗教文化中的原型之一是“圣像”。

与欧洲基督教教堂中多悬挂耶稣受难像不同,俄国的东正教的主要宗教符号除了基督耶稣,还有“圣母像”。

东正教是被改造了的基督教。这种改造主要加入了俄国人善感的心灵。基督教的《旧约全书》是犹太人的经典。犹太人注重律法的传统在基督教中被延续下来。这一传统在新教社会中被进一步发扬光大。在欧洲的新教国家,人与人之间,甚至人与上帝之间,律法把这些关系的职责划分得十分清楚。耶稣受难像表达的是耶稣牺牲自己以拯救世人,世人也应以“牺牲”、“爱”来回报耶稣之爱。在这种信仰体系中,人与人之间,人与神之间,是有距离的。神是外在于人的。

在基督教的世界里,俄国是最崇拜圣母的国家。在俄





国,几乎每一座教堂都有圣母像。圣母像的宗教含义与耶稣受难像不同,她并不强调牺牲,而是强调温暖,强调悲悯。圣母像中的圣母目光慈祥、温柔,充满爱意,抱着圣子耶稣,耶稣将为拯救人类而献身,圣母对儿子未来的悲惨命运有着深深的忧虑和悲痛。这种怀抱圣婴的圣母形象获得了一种诗意的名称——怜悯。圣母的神性是内在于人的。

同时,东正教教义并不像基督教强调人的原罪,也并不过分强调地狱的惩戒,所以在俄国的宗教体系中,神的姿态低一些,人的位置比天主教与新教社会中人的位置要高一些。而俄国宗教信仰的实质就不像欧洲国家那样用宗教戒律来克制自己,用“善”来赎前世之罪,以求死后到达天堂。俄国宗教信仰强调的是人可以不断自我完善,以至于达到神的境界。人需要不断努力的,是消除自己身上兽性的一面,提升自己身上神性的一面,消除与神之间的距离,实现人与神的和谐统一。

圣母像并不单单是一个宗教符号,她还具有深远的象征意义。在俄国,许多虔诚的信徒认为圣母像具有非凡的“神力”,是可以显灵、能够制造奇迹的。而圣母崇拜对世俗俄国也具有广泛的影响。在文学作品以至世俗生活中,我们经常能看到这种悲悯的情怀。它成了俄罗斯文学作品的主要审美情感形式和世俗生活的至高情感品味。这不仅体现在19世纪俄罗斯的文学创作中,而且在世俗生活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影响。如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